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602
30 November 1995

CHINESE

第三六〇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5年11月30日星期四，下午12时4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胡塞比先生	(阿曼)
成员国：	阿根廷	卡登纳斯先生
	博茨瓦纳	勒格瓦伊拉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法国	里高尔先生
	德国	艾特尔先生
	洪都拉斯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印度尼西亚	维比索诺先生
	意大利	富尔奇先生
	尼日利亚	伊根索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费多托夫先生
	卢旺达	乌巴里卓罗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韦斯顿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英德弗思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95-86879 (c)

下午12时4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81(1995)号、982(1995)号和983(199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马莱斯基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81(1995)号、982(1995)号和983(199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即文件S/1995/987。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1995/996,内载由阿根廷、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决议草案案文。

洪都拉斯已加入为载于文件S/1995/996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博茨瓦纳、中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027(1995)号决议。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马莱斯基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有人说，历史上巴尔干国家一向不能成熟地和平相处。但是，如果新成立的国家能够克服前联邦缺乏凝聚力和有效民主政府等问题，要求合作的意志就会比要求战争的意志来得强烈。正因为如此，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结束，民主、容忍、多元化与合作将成为本区域各国的主要"安全"的问题。实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因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民主是个人思想的一种状态，而我们只能猜想进行了将近四年战争的各国人民今天的思想状况如何。

在那些年里，马其顿共和国在巴尔干和国际政治中走的是一条艰难而又危险的路。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社会得以生存，使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我们人民的尊严得到维护。

甚至在这最近一次巴尔干战争的悲剧全面开始以前，我国就曾呼吁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各成员国自行克制，避免战争。但当被侵略性民族主义驱动的武装冲突的势力得胜时，马其顿共和国拒绝成为我们控制不了而又全然违背我们的原则的局势的人质。

我国政府完全支持欧洲联盟作出努力，为联邦的和平又有条理的解体进行调停。我们同由欧盟成员国宪法法院的五名主席组成的欧盟仲裁委员会进行了合作。大家知道的巴丹泰委员会曾审查了六个前共和国的情况，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两个前共和国完全符合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马其顿共和国。然而，由

于欧盟的一个成员国反对,由于它不喜欢它自己的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国没有被承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奉行我国的和平自决政策,正义和法律在我们一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强权往往可成公理,利益常常高于原则。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又使我们尤其感激包括欧洲联盟成员国在内的所有国,是它们找到了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求生存的斗争。

联合国成为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也成为了我们的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个案向本组织的会员国提出,过了一段仿佛跟永恒那样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成为了会员国。然而,我们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成为会员国的,其奇特让主席先生你在今天邀请我在会议席上就坐时都觉得出口困难,--我们必须被称作"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原因还是在于一个会员国反对我们的国名。古时候在我们的地区有这样一句谚语:

"你把我叫作瓦罐也可以,但请别砸碎我。"

然而,我们今天的世界不一样了,没有人情愿被当作瓦罐。谁都尊重自己的感情、尊严和人权,并要求别人也给予同样的尊重。我们以苦行僧的精神承受了这一切,我们挨过了一场经济封锁,并签订了一个协议,为此两国之间刚刚开始了一个合作和增进了解的进程。我们希望我们的邻居有一朝一日会明白:一个小国威胁其大国邻居的唯一时候,就是不让这个小国自由发展的时候。

巴尔干地区的战争的结束是迈向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和稳定的地区的第一步。马其顿共和国把实现这个目标视作己任。同时,还有责任从刚刚发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训,下面就是一些这样的教训:

我们吸取的教训是,巴尔干人民在投那些患上恶性民族主义病和准备把人民推向战争的政客一票时,要三思而后行。就其性质而言,政治就是一种使感情、利益和权利往往战胜理智的人类行为,因此,该地区各国人民必须作出重大努力来避免未来的错误。

我们吸取的教训是欧洲联盟,一个马其顿共和国希望加入的区域性组织,在解决

其大陆的危机局势时尚缺乏共同意愿。在欧洲，从相互冲突的民族利益中产生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将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

我们吸取的教训是，美国不能从领导地位中退却，因为倘若该领导的大国不领导，其它国家就群龙无首。有人说得好，所有国家可能都挤到了同一条漏水的船上，但船上却有一个国家在挥舞最大的勺子掏水。

我们吸取的教训是，联合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潜能来确定它在一场冲突中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应致力于加强本组织——人类的光辉成就。我们世界各国的代表在同一个房顶下聚首就足以证明这一成就。我们在这个房顶下做什么；怎么做；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我们是否被冗繁的琐事和礼仪弄得昏头转向；我们是否抓住了最佳时机来解决真正问题，——这都是我们应该辩论的问题，辩论以求变革。但就在这个房顶下，我们正在实现人类的一个非常可贵的目标，即为行星地球和它的人民建立每一个国家的共同责任感。

我们吸取的教训仍是，在这个世界上弱者在危险中生活，小国脚下的回旋余地很有限，要是它们做错什么事就会有致命的后果。相反，强国可以出错，可以慢慢地作出反应，可以等待不明朗的事件变得明朗后解决。正因如此，尽管有集体的帮助形式，自助仍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们吸取到的教训是，尽管为和平而奋斗无处不在，但缔造和平者的生活既艰难而又危险。让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10月3日，有人企图行刺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基罗·格利戈罗夫。这个在可怕的民族战争中领导其人民和平地建立国家的人几乎被杀害。另一个国家的一位怀有相同目标的政治领导人致函我们受伤的总统，对那次恐怖主义袭击的消息深表震惊。这是那位领导人一生所写的最后信件之一，他就是以色列总理伊萨克·拉宾。

在本世纪之初，在1912年和1913年发生了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是巴尔干各国反抗奥斯曼帝国之战。第二次则是这些国家为瓜分马其顿而相互争斗。对平民和战俘犯下了许多暴行，焚烧了城市、教堂和清真寺，其极端的残暴曾载入卡内基国际

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而这份报告也完全可以今天来写而内容相同。代表所有世界大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战后访问了巴尔干地区，以了解事件真相。使他们震惊的是，战争并非由军队发动的，而是那些国家自己发动的，以

"彻底消灭一个异族人口"

还使他们不解的是，

"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二十世纪"。

他们几乎不知道，仅在几个月以后，即1914年，下一次巴尔干危机将导致欧洲程序的内部大爆炸，导致对该大陆平民犯下的各种暴行，这场血腥的漫长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今天对巴尔干事件熟视无睹，那将会同本世纪初一样危险。继续溃烂的巴尔干创伤已经把同样的病症传染到了邻近国家和整个欧洲。从问题的经济方面来看，该地区战争和国际禁运已经使黑市非常活跃，并由于犯罪活动的扩散，加剧了法治的衰退，破坏了脆弱的民主制度。西方国家也置身其中，因为货物往往不是从它们那里运来，就是它们把货物接收。在政治方面，我们注意到十九世纪强权政治的因素在分裂欧洲联盟，因为其成员国往往只支持一个前联邦的国家，而不支持另一个。这可能损毁欧盟的一体化，并将使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关于领导愈合战争创伤的努力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另一方面，这项主动行动是否将导致持久和平取决于许多因素，尤其是该区域的人们是否愿意专心致力于和平。驻扎外国军队不能取代巴尔干人民的努力。应由他们来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作为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文明的一部分。

秘书长的报告特别注意马其顿共和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说几名话。

我们在马其顿共和国正在建立反映我们社会特点的民主秩序。我们同任何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在民主和秩序方面碰到一些问题，北面的民族战争引起的向心趋势不

一定到我们边界就会停下来，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努力与我国少数民族一道防止发生同样的悲剧。马其顿的多数民族日益认识到，把马其顿社会各种少数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权利能加强我国。少数民族认识到，对他们的期望则是在言词和行动上都忠于马其顿国。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予和取的进程来跨越有时把我们分隔开来的民族障碍。这将是一个需要所有政治参予者都表示出节制、克制和容忍的缓慢进程。这将是一个通过制度中的各种机构来消除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恐惧心理的进程。

我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到这一事实，即马其顿人正在采取在我们生活的区域里与众不同的办法来处理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在一些巴尔干国家这些人的民族特性仍未得到承认。

请允许我阐述我国政府关于驻马其顿共和国的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联预部队）的立场。正如过去多次所说的那样，联预部队应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联合国行动，直接向秘书长报告。我们提出了将其基地、军事指挥所和后勤组织设在斯科普里的问题。此外，我国政府请求把联预部队的任务再延长一个时期，于1996年11月30日终止。我国政府还向美利坚合众国、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这几个为联预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致意，赞扬它们为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了杰出的努力。

最后请让我提出一点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可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各强国均讲究和平、容忍和民主的时代感到幸运。历史上并非总是如此。但绝不保证今后所有强国将总是明智地制定其政策和谨慎地使用它们的力量。因此在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小国必须利用这次独特的历史机会，共同担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法律和正义为基础的世界的重担。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其他发言人。这样安全理事会就结束了对其议程上这个项目的现阶段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1时5分散会